



水一边街一边

□庄向娟



子早已长大,但每每经过这里,听到油炸的滋滋声,远远地闻到炸肉的香味,嘴里就禁不住地流出口水来,都会停下车来钻到巷子里,买一些解解念头。多少年了,味道从来没变过。而巷子的西头每次等到集市散去,便会摆上几家熟食摊,牛肉、鸡肉、猪肉、牛杂等等,也是供不应求,最老的摊子,最地道的味觉。在巷子的中间,则是一摊炸猪皮的铺子,一整张猪皮放到油锅里生炸,一直炸到酥脆为止,这可是老路桥人逢年过节摆酒席要上的第一道菜,只是不知这个吃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延续的。

如今的话月巷,记载着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留下的烙印。麻帽社的房子如今是社区警务室所在地,女人们在家编麻帽的景象只在记忆里翻腾,墙外的黑板报依然留存着革命时期的味道, 昔日的国营水产商店已经变成一家社区超市。不过一座老房子的三角屋檐下,依然留存着泥塑的“路桥国营蔬菜商店”的字样,更有一个院墙门口的门楣之上,白灰的质地上赫然用黑漆写着“浴当”二字,但又似乎被抹去了部分字迹,因此读得云里雾里,向周边的住户打听这字的出处,也是一问三不知了。

站在这条比老街主要要窄几分的横街上,抬头便能看到老街的一大风景:穿街横杆。街道两旁的居民不是横过来在自个儿的窗台下晾晒衣被,而是在窗台下订两个木托,伸出一根木杆子一头搭在自家这边的托子上,另一头搭在对家的那个托子上,多出的那个木托是给对家预备着的。街面窄,普通的晾晒方法不能有效利用空间, 此等做法却是效率最高的,两家的衣被都能晒足阳光。这样的创造,要的不仅是智慧,更是融洽的邻里关系。都说远亲不如近邻,老街的邻里关系有时候就像近亲一样,一条巷子就是一大家子,大家相互支撑,各取所需,让这条巷子世代代兴旺下去。

于是两家对着的窗户就不是遥遥相望,而是 眉目传情”,小孩子面对面的漂亮姐姐要吃要玩,情窦初开的少女向对面的哥哥讨个彩头。这如同电影里某个画面的镜头,彰显的是同一屋檐下的亲密无间,却使得我的心,逐渐由灰白色一点一点变得明亮直至雀跃。

你伸出手,我给你东西看。”站在我面前的是傻愣子,刚才他远远走来,我居然没有看清他的模样。我伸出手,将张开的五指伸到他的面前。他将一枚叶子放到我手心,这是一枚发黄的樟树叶子,不知他是从哪里弄来的。 我摘了好多好多的叶子,夹在报纸里,报纸是人家坐在屁股下面的,过了好多天,它们就都黄了。”傻愣子认真地说着,我看他手里握着一大把泛黄的树叶,看到人就会送上一枚。他蹦蹦跳跳地往前去了,递一枚树叶到人家的手里,老街的住户笑着就收下了,而一些或许是过路的人,被他唬得一愣一愣的,一定以为是傻愣子的恶作剧。

这枚仿佛是来自深秋的樟树叶子,我却以为是阿城在哪个已经步入深秋的地方寄给我的一声问候。只是我在猛然抬头的瞬间,并未看到那张我熟悉的脸在对我微笑。只是我身处的这话月巷,瞬间也变成了老街枝丫上的一枚泛黄的叶子。那站在这枚叶子上的我,是它一丝被抽干水分的脉络,还是一只蛀干它水分的虫子?

我向四季征询着阿城的讯息。梦里,他在白雪皑皑的山脚旅店里。此刻,他在秋叶飘飘的不知名小镇里。那现实中呢,现实中他倚在何处的窗台,看着对面怎样的风景?

莲,莲,你怎么还在这话月巷里晃荡呢,都过晌午了,我还没等到你买菜回来。”站在我身后唤着我名字的是阿婆,她一定穿过很多条街巷才找到我。

阿婆,我只是想吃大白菜炖猪皮。”

那我们就上前面那家去买,他们都卖了几十年的猪皮了,酥酥脆脆的,你从小就爱吃。”

阿婆牵着我的手,往前面的菜市场走去。她轻轻地拍打着我的手背,好似在向我讲述老街那逝去的岁月。而我只是有点恍惚,仿佛身陷于某个错落的年代……

不知众人会怎样描摹香港,对于大陆游客来说,它大概算不上优雅,可翻翻杂志里面的香港,却摩登得无懈可击。对于女孩子来说, 一瓶 500 元的护肤品在香港花费 300 多元就可入手,应该是最切实际的描述吧。

这是我第二次奔赴香港。与第一次相比,这次的行程安排甚至要贫乏得多, 比如未能前往海洋公园,也未能于深夜站在太平山上,俯瞰绚丽得一塌糊涂的夜色中的香港。与第一次相比,这次也相当于是一次重复,重复难以下咽的团队餐,重复听导游喋喋不休的讲述只为让人荷包从鼓鼓变为扁扁。或许,唯一值得安慰的是,陪伴我两天的大巴司机帅得像古天乐,且服务态度极好。

可是为何还要去往香港,且从不缺少前赴后继者? 这件事颇有点像吃饭,去过香港相当于吃饱了,但总有饿的时候,便得再次出发只为香港。

其实香港很简单, 当你站在九龙黄大仙祠内的时候,便会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。这简单体现在几个方面, 其一是一眼便可看尽黄大仙祠的整体建筑。这座让无数人顶礼膜拜的祠庙,与你曾经去过的任何一座祠庙比起来,都不会大到哪里去,当然,某某村里的一些庙宇要除外。其二是前去烧香祭拜的人虔诚得简单。除了游客一批又一批拥进这里,很多香港人也会择日过来烧柱香、磕个头。在我看来,如我这般一游而过的多半是游客,那些将香火举过头顶的人反而多半是香港当地人。

没有去过香港的人,一听到 钱水湾”这三个

字一定会觉得如雷贯耳,不免心神荡漾。继而上网百度一番,得知它号称 天下第一湾”,也有 东方夏威夷”的美誉,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沙滩,一定更是肃然起敬。事实上,钱水湾原本没有沙滩,它的那些沙都是从别地运过来的,而且它还特别小,小得几百人就会让它承载不了。但它能名声在外,也绝非靠吹嘘,那里的确比基尼美女众多,一眼望去,更是停靠着不少富豪才能享受的豪华游艇。或许,诸如李嘉诚这般的名流齐聚钱水湾别墅区,更让这里增添几分神秘色彩吧。当听说钱水湾时常会有鲨鱼出没时, 我便也想换上泳装跳进海水里感受一番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了。

自打去过香港后, 我便习惯性地电影里寻找“太平山”这三个字,因为即便在狗仔追明星这样的寻常报道里,太平山依然是出现率极高的三个字,有太多明星,名流在这里出没。尽管对于游客来说,太平山不过是下车上个厕所,胡乱拍几张照片,便蜂拥着离开,但对于有心的人来说,一眼就可看到人于城市而言,是如此的小。所以,就算你在城市里有些许不如意,一定还有人比你更需要安慰。我的感受是,如能选择,最好夜里去太平山上看风景。深夜时,无数密实的灯火组成了一座庞大的 石头森林”,你几乎就要变成超人,飞身跃入森林里,拯救全人类。

听过导游说 我们一家 6 口人挤在 60 平米的屋子里”,不免能直接感受到香港的局促,但导游的神情依然自若,这是因为导游在香港不算生活不如意的人。但局促只是香港的表面,它的深层应该是

华丽。当你坐在维多利亚港旁的星巴克喝一杯沁心的冰拿铁时,当你看着街道上的美女步履摇曳生姿时,当你看到一张又一张大幅的明星海报时,你曾经觉得难得一见的艺术展在这里比比皆是时,你不得不承认香港的华丽本质。局促与华丽均是香港空气里的氧气,你必须一起吸入再一起呼出,却也明白,你无论如何都只是路过香港。

早已远离香港的这一刻我在想, 我还会再去香港,毕竟它已无风景再让我看。当听到陈奕迅唱着《最佳损友》,唱着《烟味》时,我想,我还是会再去香港的。因为, 跟如此香港味的陈奕迅握手,道一声 你好香港”会成为我再次出发的奢想。

有人说,友情和爱情一样,没有经营,最终会形同陌路。如此推断,如果不会再去香港,曾经去过的两次香港留下的感受恐怕都会荡然无存。毕竟,记忆不会等同于建筑形式, 它需要不停地搅动,乃至再次去往熟悉过的地方。如此,才会积攒更多的记忆。



第二次的香港

□下里巴人

